

後漢書集解

禮儀志上第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後漢書四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夫威儀所召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

召為禮儀志

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

謝承作謝沈案祭祀志注昭序言續書八志儀祀得於往制蓋即本周

志即意見祭祀志注昭序言續書八志儀祀得於往制蓋即本周

所改定並其名因之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諸儒或云周禮為

禮儀儀禮為威儀或云儀禮為禮儀戴記為威儀而以禮儀為專

指經禮則同詳本志曰如禮曰如儀乃合禮與儀併名之初不依
經指禮運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左襄三十一年傳君有
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志亦刺取經文別白為說馬班陳范無
此蹈襲亦必非邕志所有矣漢志屬有吉凶事輒詔太常具禮儀
殆即周所
依據乎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厯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弓祭日日有變割羊弓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絳中衣絳袴絺弓行禮如故事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曆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晉時史官荅詔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于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攷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絳領袖絳緣疑作緣晉志引漢儀作緣絳袴絺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著絳袴絺又注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

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原注有闕誤從宋志校正徐廣云救日蝕
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又注巡察守備宋書禮
志作伺察守備黃山曰宋書禮志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厯先立
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
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
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杜佑通典云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
始焉其後因而沿襲凡言時者謂四時耳案漢制大暑讀令明著
爲五時通典亦載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前後但見讀四時令
服黃之時獨闕高堂隆謂土旺四季其令隨時故無服黃之令杜
云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矣是則本五時省爲四時耳但通事旣
言前後皆不見服黃之令則漢末已省讀不始於魏也此志言每
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厯見讀其令又可知初制本按月讀之寢久
遞減宋禮志乃改爲每歲上其年厯則於下文言朔前後者不符
開元禮皇帝讀五時令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
告此并三月爲一時讀之雖名月令非每月朔旦上之蓋卽沿魏
以來故事至志言有司尚書侍郎見讀其令卽唐尚書之先讀令
矣郊特牲祭義皆言郊之祭主日魏文帝詔漢代不拜日於東郊
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洛陽二
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是則志所云朔前後
二日牽羊酒至社祭日亦有司自爲之非國家典制志因漢制亡
闕姑就有司之事存其大略故前言有司後言執事也後漢尚書
六百石與尚書令殊侍郎四百石見百官志皆有司之官宋禮志
乃以尚書爲卽尚書令位三公
之上亦不符不容據後改前也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
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
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
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
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卽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
緩詔書不復行集解惠棟曰案侯霸傳每春下寬大書霸所建也又案魯恭傳永元十五年案薄刑改用孟夏故須麥秋此詔當在永元十五年故事也

正月上丁祠南郊

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尙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

皆可接事昊天之日集解先謙曰注牛一各本同白虎通及書召誥本文均作牛二黃山曰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引書牛二云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北堂書鈔九十引五經異義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易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正義引鄭義以爲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意故用丁也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曰次上陵西都

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

蔡邕獨斷曰凡

與先后有瓜葛者集解黃山曰瓜葛謂上四姓親家婦女也此注引獨斷有脫誤僅存八字在諸王大夫下遂不可通詳獨斷原文云天子以正月五日畢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卽此志所本瓜葛本兼言先帝非單言先后諸王大夫謂在國諸侯王遣大夫會朝正朔者故別於百官而與郡國計吏並舉也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

設九賓隨立寢殿前

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

鍾鳴謁

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尙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

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

前書志曰文始舞者

本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禮樂闋君臣

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已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

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

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

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
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
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
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
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尙
書陞西陞爲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
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
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
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
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邕退而記焉
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
魚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甚
違古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爲邕之言然集解惠棟曰漢雜事曰尙
書官屬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大夫計吏皆當軒前下注建寧五年
正月建寧上有一本有靈帝二字棟案此係熹平元年正月事是年
五月始以建寧五月改元熹平蔡邕所記在改元以前袁宏不察
遂列建寧五年於熹平之上又止載上陵一事公卿拜罷一無所
考當合二年爲一年也又注今見威儀云云威作其創作朝陞西
作階西陞爲作祭設久作又宜作當周壽昌曰案靈帝紀建寧四
年次年卽改元熹平謝承稱五年者以改元在五月也黃山曰前
書元本紀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成本紀
復太上皇寢廟園是前漢帝后本皆有園陵寢廟之祭故志言西
都舊有上陵蔡邕獨斷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於墓側
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本注引邕

記既云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盡得聞亦必嘗聞其略不應又云創自明帝矣惠氏據按創作朝是也獨斷又云大夫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記亦云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座而言志載占穀價及民疾苦乃不及諸王大夫蓋以郡國各有計吏而省之耳**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耐上陵禮亦如之**丁

漢儀曰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耐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耐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趾曰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惟八月耐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集解惠棟曰一本注旦作朝二作三鑑燧一作陰燧火燧一作陽燧周禮攷工記曰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元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劉向曰準鄭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凡齋天地**

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

集解錢大昕曰說文引漢

律云見舛變不得侍祠舛婦人汚也周壽昌曰楊慎云舛變謂月事也黃山曰孔穎達左文六年治書滂澗疏滂者穢之別名不潔之謂也趙岐孟子蒙不潔注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面是巾帽犯汙即為不潔有汙染解齋志通男女言謂濡染外物之汙祭統及

其將齋也防其邪物即防汙染也先齋一日有汚穢可澣浴湔除故齋祀如儀在齋日內則為不慎防誠意未至故解齋而使副倅行禮若舛變不侍祠雖見於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汚穢災變齋先齋一日宜不得仍齋祀也

祀如儀

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曰靈帝時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歐殺指揮使于尚書西祠可齋否

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為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至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交神明本無嫌間祠日又寬可齋無疑

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

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

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

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時作氏惠棟云氏一作時黃山曰志越紼王制文鄭注越猶躡也紼輶車索孔疏未葬之前屬紼於輶以避火災今祭須越躡此紼而往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

集解黃山曰通典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秦蕙田云甲子丙子用剛日也亦桑弧蓬矢之意山案前書惠本紀書皇帝冠昭本紀始書帝加元服則定冠日始惠帝改冠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名當始昭帝矣

通天弓據皆如高祖廟如禮謁

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

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
下摘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
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
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
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涇于嘉爲
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尙書給事
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也集解惠棟曰開元禮曰用曹褒
新禮四加也以據當從五禮新儀作冠訖又五禮精義曰士冠于
廟諸侯于太祖之廟天子當冠于始祖廟也如禮謁謁世祖廟也
黃山曰班彪傳注在上曰據志以據蓋謂卽據此通天爲常服也
士冠禮三加受爵弁服仍易服服元冠未爵於朝禮止三加則無
最後可據之冠自大夫以上皆有之矣曾子問天子賜諸侯大夫
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醺無冠醴鄭注不醴
明不爲改冠是卽據矣與服志通天冠爲乘輿所常服又云未冠
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冠幘也句卷屋者示尙幼少
未遠冒也隋志後齊皇帝加元服著空頂介幘以出是其制然則
必加元服而後得據通天可知況天子必冠於始祖廟故曰皆於
高祖廟改以據爲冠訖是旣冠而後於高祖廟矣將行冠禮於何
所耶是新儀王公曰下初加進賢而已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
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

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
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

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
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

牽牲入到榜廩儀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膺太祝令繞牲舉手曰
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
前今之郊祀然也書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干寶周官注曰納亨

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

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

已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

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

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集解惠棟曰應

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親帥三公九卿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

祠先農已享

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曰鄙人藉稻杜預注

曰藉稻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曰爲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

帝藉田在國之辰地干寶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
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
難無違也集解黃山曰注無違各本同案違當作逸此本尙
書無逸爲說也在勤以訓百姓無逸以示子孫義各有當耕時

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已次耕鄭玄注周禮曰天子

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

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末周禮二耜爲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

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力

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

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

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邠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

也杜預注曰邠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瓚曰藉稻藉也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

官祠先農先農卽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

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粢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爲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種黍稷早也種晚也干寶周禮注

曰種晚秔稻之屬陸陵穀黍稷之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陵作交黃山曰明紀注引續志作既事告祠先農是祠在耕之後也又明

紀永平四年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此注引漢舊儀亦云耕於藉田官祠先農皆先言耕後言祠蓋耕畢而祠既祠乃頒賞賜

後漢書卷四

漢制本如此今志首著正月始耕乃言執事告祠同是此義耕時已下特補著始耕之儀賀循謂漢耕日祭先農尤可證耕祭同日矣自劉宋文帝後乃先祠先農另日親耕一遵月令元日祈穀元辰載耒之文則古文之說也然周語虢文公詳言藉田之制司空除壇於藉乃係耕壇周頌噫嘻載芟二詩無享農之語小雅甫田之御田祖祈甘雨又在我田既臧之後漢親耕始於文帝而前書本紀載其詔書不過曰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而已則先農之享固非漢初所尚也志載皇后親蠶亦先蠶後祠其義蓋同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

春秋釋病曰漢家郡守行

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已特牲

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

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韠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于郊禘以祓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禘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爲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字館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韠弓衣也祀以高禘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衣尚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嚳何

宜玄鳥致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譽於臺上有飛鳥墮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禘官嘉神館本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禘以爲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晉元康中高禘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與朝士莫知博士束皙荅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禘之祠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太牢集解惠棟曰明堂月令曰元鳥至之日祠于高禘以請子許慎云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黃山曰前書戾太子傳初上年二十九始得太子甚喜爲立禘祀使東方朔枚皋作禘祝枝乘傳乘擎子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禘祝皆不從故事又朔傳朔之文詞有皇太子生禘賦是武帝皇子已生乃肇禘祀報也非祈也明非用月令之文矣後漢雖有舉不廢然帝后本紀亦訖無祀禘祈子之事蓋以時使有司祠之故其禮略不著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

孝經援神契曰

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輶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輶輪蒲裏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

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輓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集解洪亮吉日案三老李充出妻桓榮亦去首妻復娶華嶠書榮長子雍早卒他若楊統等皆再娶生子則知官儀所說亦不足從惠棟曰國三老袁良碑曰羣書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為三老此其證也案男女完具者謂更老所生男子備具非指長子劉昭駁之非也黃山曰白虎通言老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者眾也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曰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注引宋均三五之說即本於此鄭說三五雖皆與此異然仍謂老更各一人蔡邕乃云三老三老五更五人方觀承據以駁白虎通謂父不可以三兄獨不可以五乎夫父既不可有三兄自不宜有加於父漢代養老亦初無兼用三人五人袁山松曰官本行事也袁山松曰官本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官本郡縣道行鄉飲酒

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

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

尊長也玄冠衣皮知弁官本作是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享

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簫簴皆如士制集解周壽昌

曰案此當時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紀十二年十一月過魯以

太牢祀孔子本書孔僖傳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以太牢

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闕里志桓帝元嘉二年詔河南尹給牛羊

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而魯相乙瑛碑有云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

犬酒值知此禮是隨時祭非特祭黃山曰後漢行大射禮惟明紀

一見至鄉飲酒禮據李忠伏湛二傳光武世郡縣已行之鄉飲酒

禮鄭注既云今郡國十月行此禮則自明帝後亦無改焉漢制親

祠孔子必幸闕里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尚

非親祠明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

則親祠在章帝前矣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

春秋行禮事由魯相史晨奏請亦有碑又在乙瑛碑後蓋始不用

大司農給米也若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

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值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

司農給米見闕里志與置百石卒史詔碑同事由司徒吳雄等援

魯前相瑛所請奏行故亦名乙瑛碑碑中大酒兩見字皆作大不

作犬攷漢自高帝過魯祠孔子以太牢後皆遵守無用犬者此碑

既言由河南尹給牛羊豕不用犬可知古惟祀門用犬不見於他

祀鄉飲酒禮其牲狗也敖繼公云用燕禮之牲明非祭祀之牲周

代鄉飲原不祀先聖先師漢朔禮所由起因行釋奠例用酒脯脯

肉乾也非牲闕里祀孔尤與鄉飲無涉自不用犬周氏以爲時祭

用犬殆誤大酒當卽大祀之酒備五齊三酒耳凡祭先如是七郊

酒故釋奠言酒脯犬酒爲文有同牛酒之犒亦不類也如是七郊

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

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也盧植

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

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

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集解惠棟曰玉杖當作王杖先謙曰惠說是禮伊耆氏供王之齒杖注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

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

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

賓階至階集解惠棟曰至下應有碑字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鯁在前祝饔在後

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

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

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